

## 【譚琳談攝影（7）】

攝影“大眾化”後的思考  
——攝影師的個性

文/時光文藝沙龍 譚琳

上期我們討論了關於在打造一副成功作品時，攝影的感知與體驗所發揮的作用。這一期我們將着重探討攝影師的個性對一副作品成功與否的影響。



圖1 左拉 繪畫/馬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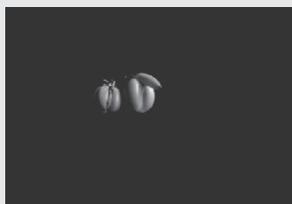
攝影注重個人的氣質，培養個人的視覺語言。左拉（Zola）曾經說過，“藝術是通過個人氣質去體驗的世界”。這個“個人氣質”很值得大家去想一想，換言之，藝術是通過個人的氣質去看世界，而不是隨手拿一個照相機隨便照，攝影需要照出一種個人氣質。馬奈（Manet）曾經畫過一幅左拉的畫像（圖1）。

我們來看他的構圖，圖上有很多日本的元素，因為當時法國知識界都很喜歡日本的東西。圖裏有張馬奈畫的《Olympia》。當時馬奈被不少人抨擊，說他的畫傷風敗俗。結果左拉站出來為馬奈說了幾句話，所以後來馬奈為了感謝左拉，幫他畫了這張肖像。其實這幅畫裏每樣東西都有講究，以後我講人像攝影時會再次提到。人像事實上有兩種，一是祇有頭像，二是多些旁物，而這些旁物都和畫中人有關聯。馬奈的這幅“左拉”屬於後者。

現在舉例說說什麼是個人氣質。比如看同一個月亮，李白，杜甫，蘇軾還有很多人，可以看出和我們不同的感受，他們之間又有着讓人能夠感受到的不同。齊白石的畫，葷的素的都有，白菜，雞或蝦，一看就是齊白石的。潘天壽的鳥，一看就是潘天壽的。所以不管是什麼，你都可以盡量去看出一種新的東西來，哪怕別人照過很多的，也可以照出自己的東西來。

圖2.虎（Tiger）  
繪畫/ Ellsworth Kelly  
摘自美國國家  
美術館（NGA）網站

凱裏（Ellsworth Kelly）是個很有名的當代藝術家，他的一塊塊彩色的方塊圖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的東廊大廳裏展出（圖2）。他說：“若不是看見了從未見過的東西，那就是什麼也沒看見。”（摘自 Elizabeth C. Baker, Ellsworth Kelly, Recent Paintings and Sculptures, p. 8）

圖3 柿子-逐出伊甸園  
攝影/譚琳圖4.  
以逐出伊甸園  
為主題的油畫

這個起點高一點，可以幫助你想象一個藝術家對作品的要求是哪些。下面我們來看一下這張我照的照片（圖3），照的是我們家柿子樹上結的兩個柿子。有天看到它們的長相特別奇怪，就拍了幾張，這是最滿意的一張。

展覽時的標題是Persimmons（柿子），就是告訴你這是什麼東西，然後又加了個副題Expulsion from the Eden（逐出伊甸園）。“逐出伊甸園”是一個很古老很傳統的課題，畫過這個題材的名家有Adriaen van der Werff, Giuseppe Cesari, Rembrandt（倫勃朗），Marc Chagall（馬克·夏卡爾）和Masaccio（馬薩喬）。（圖4）馬薩喬的那幅《失樂園》大概是最有名的。

圖5  
《柿子樹》近期封面

說到柿子（persimmon），其實這個詞有很多含義在裏面，大家網上可以查一下。有本藝術

雜誌叫Persimmon Tree（柿子樹），是一本為六十歲以上女藝術家辦的網上雜誌。圖5是她們最新一期的封面，是柿子樹。為什麼會取這個名字呢？其實在西方自古以來就用柿子代表成熟。俗話說柿子撿熟的捏，是一種成熟的比喻。Oxford Guide to Classical Mythology裏面講到這個。

圖6 羅森伯格  
（圖片來自網絡）

這個是羅森伯格（Robert Rauschenberg）（圖6），是位很有名的當代藝術家，也是

當代藝術界中的“壞男孩”。這張肖像很能夠體現出他做為一個當代藝術家體現出的一種attitude。

當時他參加另一個當代藝術家Claes Oldenburg的婚禮，舌頭上寫了Happy Wedding的字，羅森伯格也畫過柿子，算是他最有名的畫之一。

當時他的經紀人是Leo Castelli，是位紐約的畫廊老板，50年代時的大約一半的當代藝術是被他炒起來的。他自己留下了羅森伯格的那幅《柿子》。他死了後，就捐給了芝加哥美術館。幾個月以前芝加哥美術館還為這幅《柿子》特意做了專題講座。



圖7 柿子 羅森伯格/繪

下面我們就來看羅森伯格的《柿子》（圖7）。可能大家不會喜歡，他把魯本斯的畫《維納斯》復制了，然後畫上各種亂七八糟的東西。但是他在最前面正中間畫了一個柿子，就是

想表明她的成熟。

那麼對於觀眾來說，有了這些文化背景後，再去看我那幅柿子的照片，可能感受就會有些不一樣。顯然你會多看出一點名堂來，會多看出一點意義來。我們就會聯想到另外一個問題：這種文化背景的負擔，應該是作者來負呢還是觀眾來負呢？我這裏就不做回答，大家可以想一想。你可以說，我的觀眾不需要有特定的文化背景；但還有一種就是我們在這裏強調的：照片有很多可以思考的因素，人家沒看到也能夠欣賞。但如果能看到的話，就可以欣賞得更深，回過頭來再拿出來欣賞的話，還會有更多的收穫。

在攝影上，不光是有形式，還應考慮做為攝影師，看到的是什麼形式。歌德曾說過，“我看到的祇是我所知道的”（摘自 R. Smith Schuneman, Photographic Communications, p. 60）。很多人覺得我們一起到同樣的地點拍照，別人看到的，為什麼我就沒看到，那就是說，對那東西的感觀、感知不一樣，或者注意的方面不一樣。也許我們祇注意紅花綠草藍天白雲，別人就可能注意到這些以外，這些以上的東西。我是這樣理解歌德這句話的，你要是沒有注意到，說明你的心境沒到；而如果你心境到了，你就會注意到別人沒有注意到的東西。

格林伯格（Clement Greenberg）是上世紀四、五十年代數一數二的藝術評論家，他說：“我們要求的圖畫如同我們要求文學和音樂；強烈的興趣，內在的運動；我們希望圖畫是一個小小的戲劇，哪怕祇是一個風景或靜物。眼睛可以凝視，可以參與（摘自 Clement Greenberg, Collected Essays and Criticism, Volume 1: Perceptions and Judgments 1939-1944）。照片，畫畫都是這樣，要有點戲劇性，要有點強烈的興趣，要有點內在的運動。

今天先談到這裏。下期再以更多的例子來分析不同的個性造就不同的作品。



設計：袁伯樂  
編輯：唐丹羽  
題字：譚琳  
感謝時光文藝沙龍蕭燕、薛大海、譚琳、楊氣、  
辜曉虎、趙波等人為本欄目提供支持  
本專欄作品系作者本人委託時光文藝沙龍  
授權海華都市報獨家刊載。如果您有任何  
版權問題或想就作品使用聯繫者，請發  
郵件至 editor@nmspress.com